

大數據與紅樓夢的對話

時間：民國 106 年 10 月 3 日（二）10:00-12:00

地點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44 國際會議廳

主講人：黃一農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教育部終身榮譽國家講座）

主持人：黃錦珠（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）

記錄：人文沙龍團隊

「人文沙龍」此次移師嘉義，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教育部終身榮譽國家講座、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特聘講座教授，以「大數據與紅樓夢的對話」為題，於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44 國際會議廳進行演講，並由中正大學中文系黃錦珠教授擔任主持人。講座當天座無虛席，黃院士精彩的演講亦引發熱烈的迴響。

黃院士原為天文學博士，1987 年起轉任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迄今，研究領域橫跨明清史、科技史、中西交流史、術數史、軍事史等，其研究歷程的轉變可謂學術界的傳奇人物。2010 年以其所揭櫫之「e 考據」投入《紅樓夢》研究，並於 2014 年出版《二重奏：紅學與清史的對話》，成為大數據（Big Data）時代文史研究重要代表著作。



圖一：主持人黃錦珠教授（右一）為本次講座做引言



圖二：主講人黃一農院士

本次講座即是黃院士運用「e 考據」研究紅學的經驗分享。黃院士表示，多數人在閱讀《紅樓夢》時，對於器物、陳設、服飾等細節往往略過，不加細究，但他認為，這些名物也值得鑽研著墨。以書中四十三回為例，賈寶玉原欲購香祭奠其母王夫人之婢女金釧兒，後經僕從小廝茗煙提醒，從隨身荷包中摸出了「兩星沉速」。讀者透過上下文雖可知「沉速」當指香品名，卻無從得知實際內涵為何，但透過大數據檢索古籍，黃院士在明代畢自嚴所輯《度支奏議》、周嘉胄所著《香乘》中找到線索，原來「沉速」乃指以沉香、速香調配而成的複合香，另外又從其他古籍查得此香在明清時期約略價位與功用等資料。這些古籍對於多數文史研究者而言是較為陌生的，以《度支奏議》為例，本書為明末戶部公文書之彙整，反映明末財稅度支的情況，對於明史研究，特別是經濟史極有史料價值，然而該書卷數多達一百十九卷，翻查不易，若無現代檢索系統的協助，研究者難窺門徑，更無從得知其包含「沉速」之相關資料。

至於「兩星」，歷來解釋多認為指「兩小塊」，黃院士則猜測「星」也許是一種定量的度量單位。經由大數據搜尋，遂於明清文士陳繼儒、紀昀、王芑孫、黃丕烈等人的著作或書信中得知「星」當為精確的單位，特指物品的價值，而非可大可小、模糊的「一小塊」；又於康熙年間所輯《笑林廣記》中得知「一星」、「兩星」相當於「一錢」、「兩錢」之銀兩價位；再於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》查得記載「星，每箇銀九分九釐九毫」，則「星」為計重單位。至於原已有「錢」，何另以「星」作為銀兩的度量單位，黃院士請教書法史研究者後得知，古時文士為求風雅，支付求字之潤筆費時，因避談「錢」而改以「星」字代指。

此外，黃院士兼述舊時如何使用戥子秤重。戥子屬隨身的小型桿秤，多用

於秤量貴重藥材、金銀、珠寶、香料等物，甚至可用以秤量金飾的純度。《紅樓夢》五十一回中即有婢女麝月拿著一把原屬於襲人的戥子問寶玉：「那是一兩的星兒？」麝月的問題代表戥子上有刻度（星兒），但並非統一標準，於是戥子上的刻度所指為何，也只有原主才曉得。現代研究者如想知道戥子實物的樣式，除了可搜尋少數藏有戥子的博物館或收藏家外，另一途徑就是尋自購物網站。黃院士笑稱自己即是透過購物網站採購了十餘把戥子，大概是臺灣最大的戥子收藏家了。他同時也強調，透過現代科技之便，研究者與實體文物的距離縮短了，可掌握的學術資源也較前輩學者來得豐富多元。

另一實例為《紅樓夢》二十八回，寶玉向其母王夫人索銀三百六十兩，欲按一副藥方為黛玉配置藥丸。關於此藥方，歷來有斷句與解釋的爭議，透過大數據檢索比對，黃院士認為此段敘述中應有評語誤入及文字訛誤的情形。如寶玉所舉藥方中有一味「千年松根茯苓胆」，然而若「茯苓胆」真為藥材名稱，理當可見於其他藥帖中，但實際以大數據搜尋卻未見，反倒是其他文獻資料中屢見「茯苓脂」，亦即「茯神」者，可知「茯苓胆」之「胆」當為「脂」字形近之誤。另一有趣的問題是，此一藥方是否真實存在？作者曹雪芹是否具備相關醫藥知識？透過大數據檢索，果然可在「秘傳大補元丸」獲得藥方的印證，檢索曹雪芹祖父曹寅之藏書目錄，亦可見記載此一藥方的相關醫書，又曹寅之岳父亦從事醫藥書籍之出版，可知曹氏家族對於醫藥知識理當不陌生，是以曹雪芹將其文學化並寫入小說之中。因此，藉由大數據的分析與比對，除可呈現文字的差異性，進而「別同異，定是非」，亦可從中發覺人事物的關聯性，對於研究的對象可有更立體的認識。



圖三：與會聽眾

黃院士認為，《紅樓夢》具有豐富的物質文化與生活風俗，而透過現代科技與大數據之助，可在現今留存文物與記錄中獲得印證，書中所載便不再只是平面的文字敘述，而是一幅曾真實存在的時代浮雕，讀者也更能進入作者的生活時空裡，體會作者構築文本世界所立基的文化脈絡。黃院士更指出，對於文史研究者而言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，但「e 考據」指的是在「e 時代」作考據，並非僅用「e 方法」作考據，所以傳統的基礎方法不應偏廢，但現在的工具能力理當掌握。過去學者受限個人記憶與資料查找能力，而「e 考據」卻能在彈指間提供現代研究者海量的資料。然而，在大數據中雖可檢索出大量零碎的資料，但如何運用專業知識，如何凝聚新的問題，如何構思可行性較高的解決方案，並嘗試將研究推向不同的高度，是現代文史研究者必須面臨的課題。